# 游龙游凤

女人是最漂亮的动物，更是上帝的自得杰作，假如这漂亮的杰作能和你袒程相见，那将会是多麽旖旎？多麽令

人遐思的神奇啊？

淡多态，更的的，频回眄睐。

便认得，琴心相许，欲绾合欢双带。

记画堂风月逢迎，轻颦浅笑娇无奈。

向睡鸭驴边，翔凤屏里，羞地香罗暗斛。

这是一首春情的词，描写着美人多彩多姿，顾盼传情的神态。

在民国初年的妓院中，很流行这种填词的玩意儿。

一些风流才子、骚人雅士等，都讲究在妓院中露上几句，以表示自己的才华，显示自己有学问。

当时更有很多的名妓，在这方面颇有研究，无论是应对、或是填字，也都能够附合韵味。

所以有许多公子哥或是文人墨客，妓院便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杜超是家财万贯的少爷，可是杜家人丁并不旺盛，两代之中，就只有这麽一位少爷，所以更是娇纵惯了。

杜超这位公子，在长相方面，生得非常出众，面如冠玉，两条微向上挑的浓眉伸展着，直挺的鼻子，配一张红

嫩的嘴，称得上一表人才。

而且这位杜超的聪明，更是无人能比。所以在才学方面也还不错，无论是天文、地理，可说是样样精通。具备

这些优厚条件的杜超，在风月场中，当然是受欢迎得对象，无论是老鸨或是那些莺莺燕燕的女子，都殷勤的侍候着。

而这许多莺燕之中，最得到杜超的宠爱，就是孙诗芬的女子，她正式下海接客还不到半年，到目前为止，还是

个含苞待放的处女。

老鸨正为她物色对象，给她开苞。

目前既然被杜超看中了，这当然是再好也没有的对象。

可是为了怕大少爷们喜新厌旧，所以虽然交往才短短几个月，还没正式谈开苞的事。

就孙诗芬本身来讲，年纪刚满二十岁，正当黄金年华。

长的眉清目秀，亭亭玉立，皮肤白嫩，尤其一双勾魂大眼，水汪汪的，一张樱桃小嘴，永远流露着甜甜笑意。

难怪杜超他一眼就看中意她。从此以後，每当华灯初上，杜家公子和一些同龄的朋友，便会在此聚会。

这一天杜超用毕晚饭，刚要整理衣服出门。

忽然杜妈妈叫下女玲亚，跑来请大少爷到老夫人的房里去，说有要事商讨。

杜超到了老夫人房里，先向老夫人请安。

「妈！您找我！」「嗯！你坐下，你也不小了，我们杜家人丁单薄，所以希望你早点能完婚，但总是没谈成，

直到最近，才有个门当户对的，所以找你问问看。」杜超道：

「妈！我还小呢！我想……」杜妈妈道：

「你想什麽？是不是有了意中人？」杜超自从与诗芬熟悉後，似乎给迷住了，假如一天不见面就感到不舒适。

现在老夫人在问，又不能直接告诉她。

他只好支唔着：

「不……是……」杜妈妈道：

「那又是为什麽呢？男大当婚，再说对方是沉家的女儿，长得很美、性情又温柔，可以做我们家的媳妇！」「

妈！我……」杜妈妈道：

「不要再说了，孩子！妈给你作主，没有错！就这样了，去玩吧！」「……」母子谈道此为止，杜超拜别了母

亲，不住点头，可是又无可奈何！

送定，择期，迎亲！

杜家的婚礼举行了。

在婚礼中，作新郎的杜超，虽然在情绪上平静了不少，尽管人们说新婚是如何的好，但他的脑际里，依然想的

是诗芬。因此婚礼的一切，似乎在茫然中进行，也在茫然中结束。

这是新婚之夜……新婚，对年轻男女来说，总是有点害羞、畏惧及神秘的。

因此在这时候，两个人互相守着，默默地，新房中一对龙凤大烛，有时发出支支的火爆声外，一切都是寂静的。

然而上天赋於人们，一种异性相吸的本能，虽然他们不曾相识，但在这次婚礼中，他们成了夫妻。

新娘子沉雪，几次想仔细看看，她的如意郎君的相貌。在她未出嫁之前，早就耳闻，杜超是个俊逸不凡、才华

广博的青年。

所以在婚礼中，她就想看个究竟，但找不到机会，这时应该没什麽顾虑了，然而为了女性的尊严，她又不敢先

看。到底是男性主动胆大，在双方缄默中，杜超终於掀起她的头盖。

比他小两岁的沉雪，亭亭玉立像一朵含苞的花朵，青春的气息似乎在她的眉稍间跳跃。沉雪的笑有一种青春的、

刺眼的，而又带点野气、不驯的味道。

她的眼睛，那股浓艳而又凄美的秋意，吸引着他。轻轻低头笑着，笑意很淡，衬得脸上，神情更是迷人。在明

艳中，具有一种清新的风韵，与妓院中的诗芬相比，各有特色及风情，沉雪够美的了。

於是在一种无名的力量吸引下，杜超慢慢地靠近她的身旁，轻轻问道：「累吗？」她无语，只是不断拨弄衣角。

杜超鼓起勇气，伸手去握住沉雪的玉藕，她虽然没有拒绝，但娇羞的把头垂得更低。

这时杜超心房在受着冲激，使他无法约束，於是他为她宽衣解带。

杜超的心跳的很厉害，脸上泛起了红晕。

沉雪轻轻地挣扎，但杜超的神志有点恍忽，他无视她的挣扎，仍为她宽衣解带……。

手指触到她的小衣，杜超开始解她的扣子。

终於他触到了她丰满高挺的乳房。

沉雪激动得周身颤抖，连想说句话的力量都没有，只好微合着媚眼任他摆布。

杜超一层层地把她的外衣脱去後，只剩下大红色内衣及小裤，她轻轻的坚持一下，杜超仍轻轻扶她躺下。

媚眼全闭……樱唇娇喘……最後沉雪被脱光了衣服！

雪白的肉体丰满又诱人，饱满的玉乳紧紧耸立，平滑的小腹与玉腿交界之处，乌毛丛生。再向下，是一个小洞

口，伏在软软的毛里，好迷人！

杜超用手指一碰，沉雪的娇躯随之颤抖。

「嗯！」这是新娘子第一次出声。

杜超看得心里猛跳，一阵热流直冲下体，阳具渐渐发涨，挺直了，而且翘起来了。

杜超的手逐渐在沉雪身上抚摩，像是欣赏一块美玉似的摸弄着，手指顺着玉峰上爬去，啊！摸到乳头了，就在

乳尖上捏弄着。

此时，沉雪柳眉紧皱，小腰不住的在扭，像在闪躲又像是难以忍受！

杜超的手指又向下滑去，所到之处一遍平坦，既滑且顺、温软细致，来到了小腹，手指触到软软的阴毛。

他的手也紧张得颤抖着。

「啊！……」沉雪惊呼了，原来杜超的手已滑至她迷人的玉户上了！

「灯！……」她被羞得满脸通红，她想要关灯。

杜超刚要站起来，要把一对红烛吹熄。

「啊！不……今夜不能关灯……」沉雪想起来，婚礼中初夜的规榘，红烛要点整夜。最後无奈，一个转身羞得

侧躺着。

杜超一只手被她转身时，离开了小穴洞口。

雪白细致的曲线，暴露在杜超的面前，毫无斑点的肌肤，浑圆的丰臀，中间一条深沟，隐约可看到细毛。杜超

被这美色迷惑了，忙脱了衣服，躺在她的背後，一只手臂通过她的粉颈，紧紧的抓住玉乳。

两个赤裸的肉体靠在一起，带有弹性的玉臀紧紧靠在杜超小腹上，又软又舒适，可是他下体那个巨阳，却静静

溜进玉腿夹缝，他好兴奋。

这时沉雪忽然觉得有一个热热的触角，伸到她的玉腿之间。她微微显得有点心慌，虽然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可

是那东西烫得令人好难过。她无法分辨这种感觉，她心跳口乾，忍不住娇喘连连。

此时杜超冲动得无法忍耐，但他仍缓缓抚弄她的香肩，想让她平躺着，但她不敢，她很惧怕……。

杜超不敢过份用强，他轻轻地撤离了身体，越过了她的娇躯，静静的躺在她的对面，两人相对躺着。

当沉雪发觉悟超在看自己的时候，羞得又要转身。可是才转了一半，忽然一个热热的身躯压了上来，刚要惊呼，

小嘴就被人吻住了，想躲已来不及了。她开始瘫痪了，玉腿被人家分开了，那根热热的东西，抵上小洞口上，使她

感到阴户里像有小虫在钻动。她的淫水开始向外直流。

忽然小洞一阵剧痛，全身急剧扭动，她由沉迷中惊醒了。

「啊！……痛……」她也顾不得羞耻，小手急忙握住尚未刺进玉户的阳具，丰臀忙向侧闪。

这时候的杜超已失去理智，用手扶住玉臀，并用嘴吻住樱唇。

许久，沉雪惊魂方定，睁开媚眼道：「我怕！」杜超道：「怕什麽？」「怕……怕你的……你的好大……」杜

超温柔地说：

「不要怕！夫妻总要来这麽一遭。」「那……你轻一点！」沉雪很害怕的说着。

杜超挺着阳具轻轻放在桃源洞口，缓缓地顶着。

沉雪忙道：「等……等……」杜超不知道什麽事，急忙停止顶动，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沉雪。

「你……闭上眼……不许看！」「什麽事！还要我闭上眼？」「不管嘛！人家要你闭上嘛！」「好！……好！

……」杜超半闭着眼，偷偷地看她的动作，忽然看她由枕下抽出一张白色的绸布，轻轻垫在自己的玉臀之下。

啊！原来是她预备落红用的！

「我看见了！」「人家不要你看嘛！」说着小蛮腰一挺，没想到外面还停着那根一直想进来的雄柱。

「哎呀！……痛……」小手想去推杜超，但已来不及了，只见杜超臀部猛然一沉。

「啊！可痛死我了……」沉雪感到一阵刺痛，洞口涨得满满的。这时的小玉户口，紧咬住大龟头颈部肉沟，沉

雪痛得眼泪直流，粉面煞白，下面像要撕裂一般。

「别动了呀！……痛死我了……」杜超看她这样可怜，有点痛心，急忙温柔地吻着她。

「雪妹，真对不起！痛的很厉害吗？」「还问呢！人家痛得流泪了！」杜超急忙用舌尖舔着她眼角边的泪水，

表示无限温柔体贴。

经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杜超不在挺动，所以沉雪感到好多了，这才微微一笑的说：

「好狠心！刚才痛得差点就晕过去了！」「雪妹！破瓜的第一遭，是有点痛，但等一会儿就会好的！」「现在

就好多了。」「那麽我可以再动动吗？」由於小玉户塞得满满的，一种从未有的滋味，使她感到心酥麻，双手不由

自主地搂着杜超的健腰。沉雪轻轻地说：

「唔……不许你用力，要慢慢的……」於是杜超一挺，又是另一阵痛，陈雪只有咬紧牙关忍耐着。

杜超强抑欲火，缓缓地抽插，每次龟头吻着花心时，她的神经和肉体都被碰得颤抖一下。既快美又酥麻，微微

有些痛。

杜超连续抽动百馀次後，沉雪一阵抖动，终於泄了。

杜超感到龟头一阵热热的、痒痒的，急忙将整根阳具退出，低头一看，只见一股乳白杂着猩红的精水，正由沉

雪的玉户缓缓流出。

这时沉雪一阵从未有的快美由阴户传遍全身，像飘浮在云端，她郑在品尝这奇异的快感。

忽然阳具全部撤离，她厘面又是一阵奇痒、空虚。她不由得睁开了眼，只见杜超跪在床上，下部那根大阳具仍

挺举着，并且不时点头，她看得又怕又羞，连忙闭上了眼。

「雪妹！舒适吗？」「嗯！不知道！」「好雪妹！睁开眼，让我们谈谈嘛！」「人家不要了！好羞死人哟！」

「夫妻之间有什麽好怕羞的，将来爱还来不及呢！」杜超说着，不停在笑。「才不看那丑东西呢！」「那我要生气

了！人家等着跟奶说话呢！」沉雪怕他真的生气，连忙睁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看了杜超一眼道：

「你也躺下嘛！」「这才是我的好妹妹！」杜超喜爱得躺在沉雪身旁，搂着她的粉颈，对准樱桃小嘴吻了下去。

这时的沉雪比刚才好多了，由於两人发生关系，将彼此的距离缩短了，在杜超搂着她吻的时候，她也很自然的

抱着他的阔肩。

良久，两个人才分开。

「雪妹！还痛吗？」「好些了，你呢？」沉雪很不好意思，羞得半天才问出这一句。

杜超道：「我！现在才难过呢！」沉雪听他说难过，紧张得严厉地问：「那难过？」「奶说呢？」杜超用俏皮

的口气反问着。

沉雪怀疑的回答：「我怎麽知道？」「来！让我告诉奶！」说着，将沉雪的小手拉了过来，放在自己的阳具上，

那热呼呼的阳具烧得沉雪的脸通红。

「你……你坏死了……」她羞得小拳打着杜超的胸膛。

这一阵羞态使杜超爱得要命，不由得欲火再度燃烧，赶忙一把将美人儿抱在怀中，且将玉腿拉向腰部，让因户

揉着阳具。

「啊！……」每当大龟头触到阴核上时，沉雪的小屁股就是一颤，直被他磨得周身酥麻，淫水直流。

沉雪娇声道：

「嗯！快别这样！我……受不住……」「雪妹在跟谁说话？」「还有谁……哼……」「为什麽不叫我呢？」「

我不知道叫什麽？嗯！……痒死了……」「那就快点叫我。」「叫什麽嘛！」「我叫奶雪妹，奶应该叫我什麽？」

「哼！人家才叫不出口呢！酸死了……」「叫不叫？」杜超说着，用大龟头的马眼顶住阴核一阵揉磨。

「哎呀！……叫！我叫！……好……好超哥！」「嗯！我的好雪妹！」杜超听到她娇声娇气，就似乎服了一付

兴奋剂一样，迅速爬起来，握住粗长的阳具顶着沉雪的阴户，就猛力向内挺进。这次因为沉雪流了很多淫水，又是

第二次，所以挺了几下就「滋！」一声，哇！进去了！再用力，嗯！整根进去了嘛！顶的沉雪叫道：「哥！好狠心

呀！」杜超开始缓缓抽插。

最先她还咬唇推拒呢！慢慢的柳眉伸展了，两条白嫩的玉臂也不由得围着杜超的腰身。

「嗯！……超哥……我要哥……」杜超知道她要泄了，连忙狠狠抽插四十来下，忽然阳具一阵美感，一股热热

的阳精直射沉雪的桃花心，烫得她一阵猛颤，宛如魂飞九天之感，不禁也跟着泄了身。

两人紧紧拥抱，互相吻过来、吻过去！这是爱的巅峰！灵与肉的世界！

杜超的阳具渐渐缩小，慢慢地滑出沉雪的玉户外。

沉雪连忙把垫在屁股下面的白绸拿出来，偷偷放在枕下，这才相拥睡觉了。

墙上的自鸣钟响了，但钟声并没有叫醒熟睡中的人儿。直到骄阳透过窗帘，沉雪才缓缓睁开了水汪汪的眼睛，

当发现自己被人紧紧搂抱着时，含羞的笑了。

最後沉雪轻轻推着杜超，当他醒来时，她羞得把头埋在他的怀里。

「哥！我们该起床了吧！」沉雪低低说道。「不要！」杜超托住沉雪的下巴道：

「这是我们的新婚，晚一点没有关系！」「哥！还是起床吧！等等……让人家笑！」「再躺一会儿吧！妹妹，

昨天我们还是生疏人，可是如今一夕之间，就成了夫妻，而且又这麽亲蜜。」说着还用力搂着沉雪的小腰，吻着小

嘴。

「嗯！还没刷牙呢！……」她向旁边躲着，最後还是被杜超吻住了。

嘴在吻，而手在滑润的肉体上爱抚着，轻轻地揉，慢慢地摸，在到达桃源洞口时停住了，於是就在上面摸弄着。

「啊！哥……天亮了！不要嘛！」「谁说天亮了！就不可以呀！……」她娇声的喊着，一手去阻止下面的东西。

「啊！那讨厌的东西……」说着小手轻轻打了一下，表示既惊又喜。

杜超被打得猛然一缩，叫了起来道：

「哎呀！痛死人了！奶好狠心！」这一突来的举动，可吓坏了沉雪，她急忙严厉地说道：

「怎麽样？痛得很厉害吗？让我看看！」说着也忘记了害羞，一把就将被子拉开，俯下身去用小手轻轻握住粗

大的阳具，仔细地查看着。

「还痛！可是……奶握住就不痛了！」杜超开了这个玩笑，使他饱了眼福。沉雪白嫩的肉体整个露在外面，那

光洁的白皮肤毫无斑点。两个丰满的玉乳，顶着两个粉红色的小乳头，看得杜超心头狂跳，忍不住地捏着她的玉乳。

惊後的沉雪发现她的情郎是在调逗她，羞得一个转身压在杜超的身上，小嘴一翘扭着身体不依。

「我不要！超哥坏……我不来了！」说着还用两手猛垂杜超的胸膛，引逗得杜超哈哈大笑。

「还笑呢！我不依……不来了……」杜超怕她真的恼了，连忙将她搂过来吻着她的小嘴，一个转身就把她压在

下面，六寸多长的巨阳也跟着吻着阴户。

许久！她呼出了一口气。

「超哥好坏！我才不要呢！」嘴说的不要，可是下面玉腿却静静地分开，这时杜超急忙扶着巨阳往里面送去。

「哥……轻……轻一点……痛……嗯……」痛字刚出口，那大阳具已挺进一半了。「哼……哥……嗯……」再

稍一用力，已全根没入了，可是这次杜超将阳具挺入後，就不再动了，只让大龟头紧抵花心，在穴心上磨着。大龟

头在面一胀一缩的！

「啊！超哥！好难过啊！」「妹妹！那难过呀！」「不知道！人家都难过嘛！」「那难过？」「嗯！……哥坏

死了啦！就在面嘛！」「奶不说我怎麽知道？」杜超说着，猛力将大龟头颤了两下，直抖得沉雪浑身酥麻，忍不住

道：

「啊！……不行！我要……」「说不说……」「哥！……我说！小穴难过嘛！……」话刚说完，小脸羞得通红，

引逗得杜超缓缓抽插起来。

「哥！快点嘛！……唔！……」「我就是要……雪妹……浪……」「人家不会嘛！」「不会就不弄了哟！」杜

超说着，表现一付无精打采的样子，并且慢慢向外抽出阳具，刚抽到小玉户的洞口。沉雪忍不住抱着他，不让他抽

出。「哥！……不要抽出来嘛！……哥逗得人家难过死了！……哥！我要……」「要什麽呀！」「好超哥！人家急

死了！给我嘛！……」杜超被逗得欲火上升，便将阳具插入洞内，狠狠地抽插起来。

沉雪被插得浪水直流，口中不断呻吟着：

「嗯……唔……唔……」「哥……雪妹不行了……哎呀……」杜超知道她泄了，连忙把大鸡巴往回一抽，再深

深的向面一挺，阵阵麻痒，周身发抖，不由自主地花心再度流水。

「啊……哥……不能再动了……」杜超不理她，依然狠狠地干着。

「哥……哎呀……不行了……不能动了……」杜超知道她忍不住了，连忙用足力气，猛力地抽插数下後，自己

也一个颤抖，「噗！噗！」射了阳精。

射得沉雪张嘴直喘：

「啊……超哥……嗯……」两个人都泄了精，相互传缠在一起，浪水淫精顺着丰臀流到床单上，弄湿了一大片。

一会儿，沉雪才嘘了一口气说：「哥……差点儿要了妹妹的命！」「妹妹！舒适吗？」「嗯……好美呀！……

魂差点都离去了！」说着自动搂抱杜超献上香吻，软小的香舌也送到杜超的口中。

两人片刻温存，最後沉雪说：

「该够了吧！快起床，看别人不笑死才怪！」杜超道：「这有什麽好笑的！我们新婚怕什麽！」「嗯！……不！

……快起来……」扭着小腰撒着娇，那样子可爱极了！

「好！我们起来吧！」「你先起来！」「为什麽！奶不起来！」「不！……哥！……人家怕你看……」这时杜

超笑了起来，找着衣服穿，走到床前道：

「雪妹！我来拉奶。」「那你闭上眼睛。」杜超很顺从的紧闭双眼。

等一会儿，沉雪递给他手，他轻轻的一拉。

「呀！哎唷……」「怎麽啦！」「痛！……下面很痛……都是你害人家的……」沉雪用着埋怨的眼神看杜超。

杜超一付玩世不恭的样子说着：

「谁叫奶刚才动得那麽凶！现在又怪我。」「哥！……快你……我不来了！」她说着，伸手要打他。

最後她又给杜超抱住了，一阵甜蜜的吻，这才嘻嘻哈哈的换衣服，……。

新婚像一杯琼露，使人越喝越芳香。

新婚像一首诗，也像一幅画。

杜超与沉雪两人沉醉在这欢乐的日子中。

沉雪为了讨好夫君，所以每晚都非凡修饰一番，自己更换了一双红缎拖鞋，上面绣着鸳鸯图案。并且又做了一

件大红绸的上衣，以增加闺房情趣。

这一天，两人与双亲请过安後，手牵手的回房了，杜超由床上拿出了三面镜子，两面短的一面长的。

沉雪看了半天，不知道做什麽用的。

「哥！家有许多镜子，还买干嘛！」「嘘……不要叫，等一会儿奶就知道了！」说完就把三面镜子分放在床上

的三边，这一来沉雪才知道，羞得粉脸通红。

「哥！……这难为情死了，我不要这张床。」「雪妹，等一会儿就会知道它的好处了！」说完就把沉雪抱到床

上，两手熟练的解开了她的衣带，然後很快地自己也说个精光，躺在床上。

「哥！等等嘛！我还有……」「有什麽？」「不告诉你，闭上眼睛。」杜超不知她要做什麽，只好闭上双眼，

但却偷看她的举动。

她从枕头下拿出两件东西，先将大红半透明的上衣穿在娇躯上，好遮住玉乳，然後穿上红色的绣花鞋。雪白的

玉体配上这红色半透明上衣和睡鞋，那真是诱惑极了，尤其是三面镜子的反照，令人欲火高涨。

「啊！雪妹！真美极了！」「人家还没叫你看呢！」杜超忍不住了，他连忙抱住这美娇娘，在她身上揉摸着，

两人一边摸，一边看看镜子的反映，姿态令人喜悦。

沉雪被他弄得又愉快又难过，小手早已套动着阳具，另一手在他身上乱摸，而小玉户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骚痒。

杜超脸上浮现自得的笑脸，看她那种意乱情迷的样子，嘴角的笑意就更浓了，可是他却耐着性子，尽情的挑逗

着。

「雪妹！奶舒适吗？」「嗯！……嗯！……」她含混不清的颤抖着。

杜超停止了骚动，让她喘息一下，以疏缓激动的情绪。

她满足地笑了，娇声道：

「哥……你坏……」杜超再度轻揉她发硬的乳尖。

「雪妹，奶不喜欢我这麽坏吗？」沉雪打了他一下，紧贴道：

「哥……抱我嘛！……我难过死了……」杜超紧抱着她，可是她又不停的在动，整个玉体黏在杜超身上。他的

手揉得比刚才更体贴、更细致。

沉雪开始颤抖着，牙紧紧咬着杜超的肩头，小阴户淫水直流，麻麻痒痒的，不由得挺动着阴户。

「哥……我想要……」一面说，一面用小手拉着阳具。

「要什麽？」「要……哥给我嘛……」「先告诉我要什麽？」「要……要哥的……大鸡巴……」杜超故意逗她

说：「羞不羞！」「哥……不管嘛……我不来了……啊啊……超哥……我……我好难过呢！……」沉雪现在的样子

媚极了，欲火焚烧着她。忽然，她惊觉到怀中的杜超起来了。她一惊，张开媚眼看去，杜超转到另一头去睡着。

杜超将头对着她的阴户，正用手分开玉腿。啊！她吮吻着她的阴唇，吸吮着阴户，轻咬住阴核！

「呀……我的哥……哎唷……」另一番滋味刺激的她娇呼着。

渐渐地玉户张开了，杜超的舌头溜了进去，在里面不停舔着，只舔了数十下，沉雪已神飞魂抖，淫水直流。

「超哥……我要死了……」两条玉腿夹着他的头，小穴拼命挺送着。

「唔……哥……我好心慌……我也要吃哥的东西！」说着用手抓住坚挺的大鸡巴，就往嘴巴里送。

「哥……好大哟！……」大鸡巴把沉雪的嘴塞得满满的，沉雪不时的用舌尖舔着马眼，又不住地吸咬吮着。

「雪妹！含得好舒适哟！嗯……」两人互相舔吮着。

沉雪已全身酥麻，瘫痪在床上不动了。

「好哥哥……我要死了……嗯……」她停止吸吮阳具，周身紧张的颤抖。

「哥……不行……快要死了……啊……左边一点……啊……好舒适……啊……妹妹丢了……」杜超突感小穴流

出一阵热精，他吃了下去。

「哥……好哥哥……不要再吻小穴了……」杜超道：「雪妹！舒适了吗？」杜超知道她已泄了，这才转过身来，

将大鸡巴插入阴户中。刚挺入一半，沉雪便抱住他，向上一挺，大鸡巴整根就进入穴内。

杜超慢慢地抽插着，底下的沉雪为使夫君享受更舒适、更适意，小屁股也不停地配合着大鸡巴的抽送，娇声叫

道：

「好哥哥……亲丈夫……嗯……嗯……又顶到妹妹的花心了，玩得妹妹好舒适……」杜超见她淫荡得可爱，更

加速抽插着，两人同时观看镜中的表演。

沉雪声声浪叫：

「好哥哥……美死我了……唷……唷……让大鸡巴插死我吧！……嗯……嗯……哟……唔……唔……哥……」

她一刺次地挺着屁股，配合他的动作。

「唔……唔……美死了……」抽插了五六百下，沉雪连丢了四五次。沉雪发丝散乱了，头向两边左右摇动着，

声音也由大而小，终至只剩嗯……嗯……之声。杜超这时也感到酥酥麻麻的，本想强忍住精，但看到沉雪可怜又爱，

不时浪叫，心中不忍，连忙挺戳了数下，打了个冷颤，一股热热的阳精，直喷而出浇洒在沉雪的花心深处。

杜超叫了起来：

「啊！……可射死我了……」她感受得颤抖道：

「哥……舒适了吗？」杜超喘着道：

「嗯！……小亲亲……。」「哥真厉害！妹妹差点昏过去了！」「嗯！哼！」「啊！哥……你是我一个人的亲

哥哥！」沉雪满足的亲吻着杜超，香舌巧送，玉臂也紧搂住。

杜超吻着道：「雪妹，奶也舒适吗？」沉雪道：「嗯！……太美妙了！」最後，两个软绵绵的肉体缠在一起，

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就睡着了。

杜超新婚至今，才匆匆过了三个月，但是人的心永远是不知足。就在此时，杜超想起了妓院中的诗芬，不禁回

忆往日的情愫，那般情景又冲激着杜超，他期望有新的刺激、新的满足。

天从人愿，这时接到父亲的\*\*，命他赴东京一行，查看一下业务。杜超认为机会难得，於是连忙整装上路。杜

超一踏出家门，便直接前往妓院，去拜访旧情人诗芬。小别胜新婚，尤其是多情的人儿。

此时诗芬一付哀怨神情，一双含情脉脉的媚眼注视着他，像是在怪罪他为什麽不来。

经过杜超一番解释，诗芬认为情有可原，小腰一扭便坐在杜超的腿上，摇摆几下，不知何时杜超的大鸡巴已经

被摇摆得挺的直直翘。

一阵冲动，杜超双臂一揽，把诗芬抱个满怀。杜超的手不停地在诗芬的阿腿上游走，像似饿虎下山饥渴的模样。

杜超的手移向诗芬的小玉户时，诗芬不由得脸色通红道：

「嗯！……不行……」杜超问道：「为什麽呢？我要……」诗芬道：「人……家……还……是处女……」杜超

道：「那有什麽关系，我给奶开苞！」「……」诗芬虽然身在妓院，可是到了这时候也羞得低头不语。

杜超问：「怎麽不说话呢？」诗芬道：「我会不好意思！」杜超道：「我们又不是刚熟悉，怕什麽？」诗芬接

着说：

「唔……你去问我妈……我做不了主的！」说完小腰一摆，摆脱了他的怀抱，就走出门。

一会儿，老鸨就进来道：

「大少爷叫我吗？」「奶来的正好，我有事和奶商量商量！」老鸨急忙说：

「这可不敢当，你有事吩咐我就是啦！」杜超道：「我想要替诗芬成人，还希望奶能作主。」「哎呀！这可是

我们诗芬的造话哪！你说了就算啦！」杜超接着又问：

「但不知道要多少礼金？」「哎哟！你大少爷随意就行了，我又不是不肯！」两人客气半天，还是杜超说出了

价码，二十万，老鸨听了合不拢嘴，连忙请了个安就出去了。

再度回房的诗芬，只见她低头含春，又是兴奋又是羞。杜超看了赶紧过去抱住她，往床上一放，她羞得闭上眼

睛。

杜超觉得飘飘然的，刚要动手为她宽衣，她娇躯一闪避开了。

「嗯！……还没吃饭呢！看你急成这样子！」「哦！奶不说我倒忘了！」「真是昏了头的大色鬼！」说完，笑

得周身颤抖。

杜超道：「什麽！奶说我什麽！」杜超则不甘示弱，伸手去抓她，搔她的痒，这样诗芬笑得更是厉害。

诗芬道：「不说了……就饶了我吧！」杜超道：「可以！那要亲亲热热地叫我一声！」诗芬道：「你先放手…

…我才叫！」这时诗芬笑得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好！奶不叫，就让奶知道我的厉害！」「哎呀！笑死人了！肚子都笑痛了啦！……」「叫！还是不叫！」杜

超的手又伸了过来。

诗芬连忙道：「等一下嘛！你……过来！」等杜超附耳过去，她才轻轻叫道：「好哥哥！……」晚宴是一桌丰

富的酒菜，还邀请了院的姐妹们。

此时诗芬又经过了非凡的修饰，更是明艳动人，使人越看越爱，恨不得一口吞了下去。

酒足饭饱，同事姐妹们都散去了。

杜超此时微有酒意，诗芬扶他到床上，为他宽衣解带，侍候好之後，却跑到桌边守着那对大红烛。「诗芬奶还

不睡？」「等一下嘛！人家要守着这对红腊烛，烧完才能睡！」杜超听了，急忙向桌上一望，那对花烛还有那麽长，

要等它烧完，那不是要等到天亮！於是便下床拉过诗芬。

「忙什麽呢！你这个人就是这麽急，自己也不害羞……」最後，还是含羞的依了他，一同上床。

罗带轻解，诗芬身上的彩衣一件件地飞落床下，最後只留下一件仅围着前胸的上衣，诗芬不肯再脱下去了。

「不要嘛！人家已经脱光了！……」此时，只见她雪白的肌肤白白嫩嫩的娇艳动人。

杜超早已伸手过去，抓住她的玉乳。

诗芬的娇躯一闪，说道：

「不许你这麽狂，摸的人家好难过！」可是她如何反抗得了杜超，最後仅能遮住前胸的上衣也给松脱了。

此刻，眼见两个玉乳颤抖着，半掩的玉户微微突起，阴毛漆漆好生动。

诗芬被看得娇不自胜，连忙用手遮掩阴户，娇嗔道：

「嗯！不许你这样……看……」「谁要奶长得这麽迷人呢！我就是要看！」诗芬不依，杜超用手一拉，两人拥

抱在一团。他的手在乳房上揉捏着，直把诗芬弄得娇喘起来。

「嗯……嗯……痒死了……」下面掩着玉穴的手又不敢放开，只好任他揉弄了。

「嗯……唷……人家受不了……嘛！」说着说着，诗芬把手移开，移到玉乳上，不让杜超揉它。这时诗芬禁地

大开，杜超趁她不注重，忽然分开她的双腿，他要细细欣赏这个桃花源洞。

「啊！不来了……你不要看嘛……」她娇羞地叫着。

杜超伸出舌尖，吻上了她的玉户。

「哥……不能……这样……我受不住啊！」她狂了，小腰扭摆了起来。

「啊！……」的一声。

忽然惊叫了起来，玉体在不停颤抖，原来玉户上的小玉片被杜超给吸住了，而且不停地吮舔着。

诗芬大叫道：

「哎呀……哥……不行呀……这要……这要人……人……人命了……唔……难过嘛……快……快……快点儿…

…放开……啊……放……开……」杜超仍然狂吮着。

「快……哎呀……你会要了妹妹我的命……啊……」诗芬一阵紧张，双腿夹紧臀部猛挺，最後她终於瘫痪了，

小玉户流出了淫水，杜超不嫌脏，全部吞下去。

杜超被她的浪态，挑逗得欲火上升，飞快地脱去内裤，挺着大龟头抵住在洞口上摩擦着。

「哎呀！好……痛……哟……」痛字才将出口，下体一阵刺痛。

「啊！……哥……痛呀……轻点儿……」诗芬不顾一切使劲的想避开他的刺入，谁知杜超把腰一挺，她马上感

到身体要裂开似的，其痛难忍，大叫道：

「呀！……好狠心哟……哥……痛……痛……死我了」额上的冷汗直流，一张垫在屁股上的白绸，满滴血滴。

杜超一阵快感，为了使她不太痛口，所以暂停下来，连忙用手去抹诗芬的额角，怜惜的说：

「痛得厉害吗？」诗芬道：「还问呢！痛死人了！」「现在呢？」「现在有好一点了。」说完之後，还送了杜

超一个媚眼，杜超看了就轻轻地动了几下，鸡巴头头顶到了穴心。

「啊！……哥……酸死了……」「哥哥……我的哥哥……你弄的我……好乐……哎呀……真舒适……嗯嗯……

我受不了啦……」「啊……超哥……好哥哥……不要再……再磨了……我实在受不了……」「嗯……小亲亲……让

奶止止……痒吧……」「嗯……超哥哥……这……这才够意思……嗯……好舒适……嗯……哼……唔……唔……」

「嗯……唔……小亲亲……奶真可爱……奶的小穴……又紧又滑润……嗯嗯……唔唔……太好了……」杜超挺着鸡

巴磨转着，她扭动了一下臀部。

「哼……」她不由得『哼！』了一声，双手不由地搂紧杜超的身体，屁股动了动。

她有些难受地说：

「哼……唔……」杜超便猛插了几下，她急喘了一口气。

忽然，诗芬一阵颤抖，口中叫道：

「哎呀……哥……妹妹完了……」紧跟着静止不动了，但口中还念着：

「哎……哥……哥……我的亲……爱的哥……哥……」然後就一动也不动了。杜超不忍她太累，便抱着她睡着

了，但他的大鸡巴也没抽出来，就让诗芬的阴唇含住了！

过了一会儿，杜超感到诗芬在缓缓而动了，她的阴户在一摆一摆的，让龟头在穴眼上磨呀磨的！

「嗯……哼……」才磨了几十下，大鸡巴头烫得酥麻酥麻！酥麻酥麻的！诗芬忍不住的磨得更是火速了。

「啊……嗯……唔……」她浪哼了起来。

「唔……哥……唔……嗯……」杜超假装刚睡醒的样子，说：

「做什麽呀？」诗芬娇羞道：

「哼……人家……人……家……」欲言又止。

杜超装作不知道：

「什麽……人家……人家的……？」诗芬道：

「人家……人家……忍不住……忍不住嘛……」杜超道：

「什麽忍不住了！奶怎麽不睡觉？」「不是……哼……人家难过死了……」「干什麽？」「哎呀！……人家…

…我不来了……哥哥知道啦！」「真的不知道呀！」「好哥哥……我要……我要嘛……」「奶要什麽，拿去好了！」

「好哥哥……我要，我是要……人家怎麽拿嘛！」「哎唷……好哥哥……我要大鸡巴……」「那奶拿去好了！」「

不要……我要哥哥你动！」她淫荡得像个荡妇，什麽都说。

「那奶要我怎样？」「我要大鸡巴插……穴儿……嘛！」「我还要睡觉！」「啊……哥……求求你……给我…

…」诗芬的小穴痒得实在难以忍受，也顾不得羞耻，翻身伏在杜超身上，两手拨开玉户，抓住阳具就往套，套动七

八下，龟头只进去一半。

「嗯……好哥哥……这……这才够意思……嗯……好愉快……好舒适……嗯……唷唷……」杜超将鸡巴抽出来

了。

诗芬着急的说：

「哟……哥……进去嘛……进去嘛……」杜超又将大鸡巴挤了进去。

杜超道：

「嗯……随奶……怎麽摆布……嗯……」等到大鸡巴被淫水浸湿了，这才滑润了些，此时诗芬将粉臀一压，不

停地套动起来。

「啊……痛……」创痕未复，但她咬牙忍着。

「哥……顶一下嘛！」杜超知道她已浪到极点，这时才轻轻一顶。

「啊……哥……好愉快哟……」嘴哼着，小屁股也随着下压，大鸡巴已慢慢向滑。

「唔……唷……顶得妹妹好爽快啊……」在大龟头触及玉户底部时，她颤抖声叫着。躺在下面的杜超，静静地

欣赏着她的浪态。

她浪叫道：「哥……我要动……快动……」杜超这才挺了起来，她便往下套动着。大鸡巴塞得阴户满满的，阵

阵的酥麻传来。

杜超为了增加她的快感，用手捏着她的乳头揉弄着，这使她更痒到心，下面的小穴也被引得一缩一放，一放一

缩地咬着，小屁股不由得扭摆起来，还不时的左右摆着，直乐的她哼道：

「啊……心肝哥哥……大鸡巴哥哥……嗯……好舒适……嗯……美死我了……好哥哥……唷……唔唔……」阴

户含住大鸡巴不停的翻进翻出，花心吻得龟头酥酥麻麻的，好不快感，杜超也叫道：「芬妹……我好舒适……重一

点吧……」两个人叫在一起，也浪成一团。

那大龟头带着浪水，弄到杜超小腹到处都是，她套得更快了，小穴吞吞吐吐个不停。

诗芬娇喘嘘嘘道：

「哥……妹妹……就要……哎呀……」诗芬紧张了，全身用力猛套着，雪白的小屁股快速下压。

杜超道：「芬妹！要丢了吗？」「嗯……嗯……就要……丢了……嗯……啊……不行了……小穴丢了呀……」

她禁不住心的骚痒，猛然的狂泄了。她连忙抱住杜超，全身一阵颤抖！

但是杜超这时却在紧要关头，可是她停了，於是杜超连忙一翻身，就狠狠的干起来了。

「哎呀……好狠呀……」大鸡巴落得好快，抽得好高！

诗芬喘着说：

「嗯……亲亲……嗯嗯嗯……不要顶了……唔……妹妹……受不了啦……」杜超如此狠狠的干了百来下。

诗芬又叫道：「哎呀……快顶……小穴又出水了……」杜超的大鸡巴实在插得她太舒适了，阴精再度猛流，使

她通体愉快抖颤。杜超感到龟头一阵酥麻，忽然小穴在收缩着，紧吮着大鸡巴头子，这种滋味使他难以忍受，急忙

顶着花心，急速抽插。

「噗噗噗……」一股阳精刺刺直射花心。

诗芬猛惊叫道：

「哎……唷……唔……嗯……哥……射死我了……啊……真爽快……」随即她又是一阵颤抖。

两个人都瘫痪了，休息了一会儿，诗芬道：

「哥……舒适吗？」「嗯！……奶呢？」「……」她微笑的点点头，紧紧搂抱住这超人儿。

「奶真美，我要奶常陪着我！」「真的！」「等我回去安排好了，就来接奶！」「啊！哥……我真要兴奋死了

啦！」杜超吻着她，她轻轻的说：

「哥！我真不知道该怎麽说，可是我又怕……」「怕什麽？」「怕哥的大……吃不消！」「大什麽？」「你的

大鸡巴，真要人命！」「喜不喜欢？」「嗯嗯！喜欢死了！」说着小手握住软软的鸡巴，相拥而睡了。

良宵苦短，这样甜蜜的日子，一连过了三天，杜超才在细语叮咛下，离开了妓院，乘车南下，办理他父亲交待

的公事。

杜超南下办理父亲交待的公事，历时月馀。这日全部工作顺利完成，杜超写了一份工作简报，然後整装回家。

一进家门，先到上房见过母亲，然後在沉雪陪伴下，回到自己的房间。

刚一进房，就一把搂住沉雪，先是一阵长吻。

沉雪推开他，说道：

「哥！也不怕别人看见！」「雪妹，想不想我？」「嗯！才不想呢！」「真的！让我试试看！」说着，伸手溜

进沉雪的内裤，摸到那迷人的穴口，只觉得湿湿黏黏得。

沉雪一扭腰，说道：

「哥！不要嘛！让别人看见了羞死了！」「还说不想，刚见面就已有浪水了！」「嗯！别说人家嘛！」说完羞

得小脸通红，就顺势靠在杜超的怀，任凭他吻着。当他摸得性起时，双手一抱美娇娘，就要宽衣解带。沉雪忙道：

「啊！哥……不要，这麽早会让别人笑死的！等一会儿，哥要怎样就怎样，别急成这样嘛！嗯！……」「不！

我现在要！」「好超哥！先洗个澡，舒舒适服再……不好吗？」「那奶要陪我洗！」「好吧！」一番好言相劝，这

才止住了杜超的欲火，两个人一前一後进入浴室。

「哥……不许你疯，要不然我不和你洗。」「好！」杜超一面脱衣，一面应着。

片刻之间，两个赤裸的人儿卧在浴池中。这时沉雪紧偎在杜超怀中，杜超的手捏着她的玉乳，不停的揉着，直

逗得沉雪口中：「唔……唔……」的哼着。浴盆内的水亦被摇得「哔哔」外流。

沉雪娇声的说：

「你答应人家不疯嘛！哼！我不依……」两人四腿相贴，沉雪的玉腿紧抵住杜超小腹上。前面两条粉圆修长的

玉腿交叉处，乌黑一片。

那根肉棒子呢？

正夹在玉腿的交叉处。

沉雪被揉得难过的说：

「哥……不……我不要……别揉了……好难过呀……」这时杜超才轻轻搬开她的玉腿，让龟头插入穴口中去。

「啊……不……不要……还没洗乾净……」说着竟微抬起娇躯来。

「哥……我帮你洗！」沉雪边说边拿肥皂替他抹身体，抹到那大鸡巴时，格外地仔细，小手细细地在上面揉弄

着。

杜超看着她说：「好雪妹，人家难过死了！」「哥！真是个急色鬼，先洗乾净嘛！」「那我也替奶洗！」杜超

说着，一只手摸着她的玉户。

「嗯！……不要摸，痒死人了！」沉雪扭腰想摆脱他的纠缠，细心的为他洗澡。

「哥，闭上眼……不许你看！」沉雪看见他闭上眼後，这才低下头去洗桃源洞口。

他们足足洗了一个钟头，才相依的回到房间。

杜超早已忍不住了，一把抱住沉雪放在床上，不由自主地吻遍她的全身，直吻得沉雪娇笑连连：

「好哥哥，吻得人家痒死了！」吻完後，杜超才脱光衣服，一把搂着美人儿。

「雪妹！这些日子真想死奶了！」「哼！人家也是想你，尤其是这，那滋味好难过哟！」「那想？」「全身都

想，想得人家两条腿都用力扭……」沉雪翘着小嘴，一付娇态的说。

「那个小东西，不知道想不想我？」「哼！还说呢！想得人家裤子都湿湿的！」「那是浪得很呀！」杜超见她

如此思念，连忙亲吻她的小嘴。

「才不是呢！」「那我要看看……」「不要……」嘴说不要，可是两条玉腿却慢慢张开来了，露出那迷人的阴

户。突起的阴唇红润润的，一张一合，格外迷人。

杜超转过身来，用手分开阴唇，马上吸吮起来。

「啊！哥……哼……」吻得沉雪小屁股直摇、直挺着。

而後杜超再吐着舌头，在小玉户上舔吮着。沉雪被这风流郎舔吮了几下，已是神魂颠倒，淫水直流。

她哼着道：

「哥……我似乎要飘了……嗯……我……要吃……你的宝贝……大鸡巴……嗯……快快……快嘛！……」她浪

得难以忍受，伸手就扶住那个大鸡巴，歪着头，小嘴就吮吻着阳具，然後张开了嘴，一口就吞下了大龟头。

「哥……好……大……哟……嗯……好……甜……」杜超也被她吸吮得酥痒难耐，不禁向前顶。

「好了，哥！别动！」说着，还用舌头舔着马眼。

两个人此时已是欲火高涨，身体摆个不停。一个是屁股拼命上顶，一个雄腰伸缩，最後都忍不住了。

杜超才转身拖着沉雪的玉体到床边上，他自己却站在床下，站在她的两腿之间。用手握住鸡巴，对着她的阴户

猛力刺了进去，真是其快如箭，大鸡巴已全根没入，大龟头顶着发颤的花心。

「唷……哥……顶死我了……好舒适……嗯……」刚浪了一半，大龟头又是一顶一抽，抽插得沉雪全身猛颤，

浪水直流。

杜超连续抽插了七八十下，插得沉雪更加发狂了。

「啊……呀……插死我了……我要……哥……吻……」杜超知道她要泄了，急忙用龟头猛力磨转。

「啊……不行……要丢了……嗯……」她浑身用力狂抖着，浓浓的阴精狂泄而出。可是杜超还是猛浪的抽送着，

看着娇妻已瘫痪的躺着，精水向床上直流，床单湿了一大片。杜超不停的挺送着，直插得沉雪死去活来，连连丢了

三次，娇喘嘘嘘。杜超看她娇怜的模样儿，才放慢下速度来。

沉雪此时得以喘息，便娇喘道：

「哥……插死妹妹啦！」沉雪休息了一下，也好了许多，便又开始摆动着屁股，迎合着杜超的抽送，还不断发

出淫声浪语：

「爽……啊……我咬住……你的……龟头……紧不紧……酥不酥……啊……」杜超听到她的浪叫，也爽叫着：

「好妹妹……哥……也要丢了……」杜超感到龟头一阵酥麻，阳精也狂射了出来，让沉雪的阴户内一阵阵的冲

激，整个人被烫得软绵绵的。

杜超扶在她的身上，直喘着大气。

沉雪娇媚的打了他的鸡巴一下，说道：

「都是你这个坏东西！」「哎唷……痛死啦……」杜超猛然的叫起来。

「真的痛？快让我看看！」沉雪连忙用手握着杜超的鸡巴，轻轻地抚弄着。

「哥……还痛不痛？」「嗯！痛！」沉雪听说痛，急忙张开嘴含住了龟头。

杜超笑了起来道：

「哇！好美！」沉雪知道了，他是逗着自己玩的，所以撒娇的一手推开鸡巴，说道：

「好了啦！哥！别再闹了，该起来啦！快去洗洗吧！」由於杜超离家一个多月，所以回来以後，一家人都非常

兴奋，都在忙着吃的、又忙着喝的。总似乎在外受了什麽委曲，回家後才得到补偿。

晚饭後，家人相继安歇。

沉雪刚从浴室出来，想到今夜夫君要吻……要玩小……羞死人了……。因此换了一盆清水，再好好的把那地方

清洗一番。

杜超这时在床上等得发急，一看见她进来，就含笑道：

「快来呀！雪妹！」「才不来呢！你坏死了！」「喜爱吗？」「哼！想要人家那个……才不呢！」杜超猛然的

跳起来，跑过去搂住了她。

「嗯！……哥！饶了我吧！」可是杜超却在她的身上乱摸，笑得沉雪上气不接下气的。

「好超哥！我不敢了啦！」「要叫好听的才行！」「好好……心肝哥哥……行了吧！」「不行！」「那要叫什

麽嘛！」「奶自己知道！」说着两人搂成一团，杜超头一歪，含到了她的尖乳头，就不停的吮吻起来，弄得沉雪直

流浪水，屁股也开始摇摆起来。

杜超知道她又春情发动了。杜超道：

「好雪妹……插一下屁眼好吗？」「嗯！我怕痛！」「不会的！我会轻轻的弄！」於是，杜超挺着大鸡巴，在

她的屁眼上磨了磨，便轻轻地一挺。

「哎唷喂呀！痛死我了……」「好雪妹！忍着点，我轻轻的插。」杜超说着又轻轻顶了一下，沉雪因屁眼收缩

紧咬龟头，不用大力是拨不出来的。

「嗯！不能动……」杜超暂时停止，两手捏弄着她的乳头。不一会儿……沉雪又桃脸生春，小玉臀开始摆动起

来。

沉雪娇声道：「超哥！动一动嘛！」杜超便缓缓推送着，慢慢连根插入。

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刺激得沉雪快乐无比，小屁眼紧紧包着大鸡巴，舒适极了、美极了。

接连抽插几下，杜超被这种从未有的快感，刺激得难以忍受，失去了平素的温存，只见他狂顶了起来。

「妹妹……好舒适……我要动……我想插……妹的……屁眼……」杜超像发疯似的，急剧地抽插着。

这时沉雪为了要让夫君享受，所以忍着痛，任他疯狂的抽送，还不时挺动着屁股，配合他的动作。

渐渐地，小屁眼被大鸡巴插松了。

「奶不……痛了吗？」「嗯！……好爽……舒适透了！」由於沉雪不再痛，所以又哼了起来。

杜超连连抽差了一百多下，他开始紧张了，大鸡巴也更长更粗硬了。

忽然他插得更快了。

「哥……不能丢……妹妹我……还很难过……快……快到小穴……嗯……啊……唷……哥哥……嗯……」可是

小屁眼的快感使杜超无法忍耐。

「不行！妹妹……快来……快快……唷……不行了……要丢……给妹妹了……啊……」沉雪感到小屁眼，一股

滚烫的精液喷射出来了。

射精後的杜超，只有紧抱住她的小蛮腰，面部贴在她的背後，享受这难以形容的快感。

「哥坏死了！……快躺下来……抱紧妹妹再说……」说着两个人就睡在床上，沉雪轻轻向前抬起玉臀，让大鸡

巴滑落出来。

「妹妹！真的舒适死了！」「哼！还说呢！人家痛死了！现在被你逗得难过死了！」「等会儿，我会让妹妹很

舒适！」「嗯！我才不要呢！我等不及了，我现在就要嘛！」说着狠狠的捏了大鸡巴一下。

「哎呀！……那妹妹要让它硬起来！」「不……我不管……我要……嘛！」说着，一脸饥渴的模样，张开了小

嘴就含住大鸡巴，往下咬了。

「真爱死它了……我要咬下来……」这句话逗得杜超哈哈大笑。

「哼……我要……」她忍无可忍，小嘴整个含住阳具，然後慢慢吞吐着。

「嗯……哥……人家想嘛！」小嘴吸吮着，嘴还不停哼着。

「哇！……它硬起来了！」沉雪忘形的叫着，又不好意思地将脸偎在阳具旁边，吃吃笑着。

杜超知道她浪的难过了，急忙将她翻倒身下，摸她的阴户。

「超哥……我痒死了……快快……点给我……好吗……想死了……啊快快！」沉雪这时的浪态迷人极了，满脸

既幽又怨的表情，小屁股高高的抬起，等候大鸡巴的刺插。

可是杜超仍然不慌不忙，他喜欢欣赏沉雪的浪态，尤其是浪得不能忍的时候，杜超用手指扣进阴户中掏动了几

下。

沉雪两颊火赤，浪水又猛一冲，弄得杜超手指尽湿。

「嗯……小穴面痒啊！」这时超哥才俯在她两腿之间，扶住大鸡巴在淫水中磨擦。直逗得沉雪咬牙切齿不住颤

抖，双腿猛夹他的腰。

「哥！快点……插进去嘛！」杜超见她这样急相，猛的向前一挺，大鸡巴就连根进入。

「哎唷！……美死我了……」沉雪嘘了一口气，连忙挺着阴户迎合他。

淫浪之水不停的往外流。她大声浪叫着：「嗯……超哥……我……我……舒适死了……干吧……唷……狠狠地

……插……狂点……喔……」杜超抽插起来，问道：

「雪妹！舒适吗？」「嗯！……唷……好好干吧……」杜超连抽插了八九十下，沉雪又紧张娇喘呼呼。

「哥……乐爽我了……妹妹忍不住了……」沉雪感到极度快乐，忽然四肢紧缠住杜超，她一挺一颤的道：

「哥！……丢了……唷……」但杜超并不停止动作，他要这美娇娘更愉快。大龟头仍在不停的进进出出，抽得

淫水顺着屁股沟向下流。又抽插了百馀下，啊……。

沉雪又忍不下这心的痒，小嘴哼道：

「超哥哥……我的亲丈夫……哎唷喂呀……饶饶妹妹我吧……哎唷……又丢了……受不了啦……」杜超的大鸡

巴插得她实在太爽了，淫水向外直流。她通体酥麻，每一个细胞都颤抖起来。

杜超紧紧的搂住她，用舌尖伸入她的小口，不住运气吸吮，这才使沉雪没昏过去。

杜超看她媚眼又在转动，已恢复了精神，这才托起屁股又猛力抽插一阵。连续用力地抽插数十下後，杜超将鸡

巴紧抵住花心，接着一股浓烈的阳精喷射而出。沉雪也猛然一惊，再度狂丢不已。

两个人同时到达高潮了，两人也同样松了口气，彼此紧紧的拥抱着，不住的颤抖着。

良久，沉雪终於嘘口气道：

「超哥！美吗？」「妹妹！好美！好棒！奶呢？」蠹超知道她心的感受，温柔的回答，并吻了她一下。

沉雪轻轻答道：

「嗯……如同哥一样，甚至更美爽！」说着含羞的笑着。

两个人又无言的拥抱在一起。他两人的心、情，正默默地交流着。

她笑了，他也笑了！

「超哥！妹妹什麽都给你了！希望哥永远的爱我！」「雪妹！我会的！」沉雪、杜超这一对夫妻恩恩爱爱的，

竟连时间也忘了，一看表，已是午夜两点了。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杜超已回家五十天了。

他思念着诗芬，心中不由得感到歉意。这一天他鼓起勇气，先和沉雪婉转的说明一切，但没想到竟获得她的同

意，决定接诗芬进门为妹。小俩口商定之後，才双双来到上房向母亲禀告。最初老人家并不同意，还是沉雪帮着说

明，诗芬本来也是好人家的姑娘，而且身子也没有让别人遭蹋，老人家这才点头答应。

杜超这时的心情好欢喜。

次日，他携带银两前往妓院，替诗芬赎身後，双双返回家门。

沉雪早已备妥了酒席，替诗芬接风。

诗芬初次进门，拜过祖先，然後又向老夫人及沉雪行礼如仪之後，才入洞房。

沉雪安排两人进房後，本想让他们两人温存一下，自己到其他房间去睡。

没想到杜超一把抱住沉雪，三人同宿一床。

诗芬虽是妓院出来，但也还懂规榘，连忙侍候沉雪上床。

「姐姐！让我侍候奶宽衣吧！」「那可不敢当，今天是妹妹大喜之日，还是让我来侍候吧！」两个人互相礼让

着。

在一边的杜超可等不及了，先拉过沉雪，不容分明就将她按在床上替她宽衣，再抱过诗分也一件件的将她的衣

服脱了，最後连自己的衣服也脱光。此时，三个人都赤裸裸的。

杜超两只手可不闲着，左拥右抱，不停的在她们俩人身上摸索，直羞得她们杏眼圆睁。三个人赤裸相贴，生理

上都起了异样变化。

沉雪这时心痒难耐，可是她仍忍耐着，并且附在杜超耳边说：

「超哥！妹妹刚进门，还是给妹妹吧！」「那奶不吃醋？」「嗯！不！」两个人的对话，虽是低声细语，可是

被诗芬听到了，她忙着说：

「不……我要姐姐在先……」最後还是沉雪坚持，杜超这才反身俯在诗芬身上，轻分玉腿，大龟头就抵住她的

小嫩穴上，轻轻地那麽一挺。

「痛！……」诗芬含羞的轻呼一声，可已经太迟了，阳具已进入了一半，再用力一挺，已到小穴的花心了。

她猛烈的一颤，叫道：

「哎……呀……」诗芬樱口直喘，插进去的大鸡巴开始运动了，龟头磨在小穴心上，直磨得诗芬阵阵酥麻浑身

发颤。

在一旁观看的沉雪，看这两人插穴，不由得欲火高涨，连忙拉着杜超的手，放在自己的阴唇上揉摸着。

杜超的大鸡巴在诗芬小穴抽插了七八十下，诗芬无法忍受了，她也开始挺动屁股，也不时地哼哼着。最後她被

插得欲死欲仙，连连丢精了。

她浪叫道：

「姐姐……妹妹不行了……受不了啦……好姐姐……哎唷……来……帮帮……我……呀……快……超哥……好

……厉……害……呀……」「妹妹……怎麽不早说呢！我也等不及了……」「我……想我……受得住……可是……

已丢了三次……嗯……又……又来了……喔……」诗芬说完，粉脸通红。

「超哥！看妹妹怪可怜的！让我来替她吧！」杜超实在有够行的了！也不累呀！

杜超这才将大鸡巴拨出，俯在沉雪的身上，再轻轻一抵，塞得浪水横流，原来沉雪早就浪得要命了。

沉雪娇呼道：

「呀……啊……唷……好……过瘾……哇……嗯……」这时一旁的诗芬，也早已瘫痪在床上。

杜超知道沉雪春情大动，也就不客气了，所以就狠狠的大干一场。

大龟头就像雨点一样，直落在她的桃花心眼上，那浪水「滋滋」的响着，顺着阴户流到床铺上。

杜超抽插了百馀下，沉雪再也受不住的浪叫道：「哎唷……唔……啊……爽呀……哥用力插吧……嗯……妹…

…妹……升天了……」杜超狠狠猛猛的抽插着。

沉雪大叫道：

「哥……啊……不行了……妹妹受不了……嗯……哥……真是……厉害……唔……」在一旁的诗芬，休息片刻

後，已回复精神。听到沉雪的浪叫声，忙道：

「哥哥！你真厉害！」杜超似乎受到鼓励似的，更是拼命地干着。

沉雪狂叫道：

「哥哥……给了妹妹吧……哎唷……不能再干了……哎呀……真要插死妹妹了……」杜超本想再忍着性子，狠

狠插弄一阵，可是看到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都已不堪折磨，这才猛干起来。

沉雪叫道：

「嗯……哥……快……又要泄了……」杜超也叫道：

「甜妹妹……唔……哥哥也要……快来……快咬……啊……我要……出来了……唔……」一阵猛烈的精液直射

沉雪的花心。

「哎唷……呀……射死我了……」两个人顿时瘫软地拥抱在一起。

杜超也喘息着说：

「嗯……嗯……甜妹妹……好美……舒适极了……嗯……啊……奶舒适吗？」沉雪娇喘道：

「哇嗯……太舒适了……」这时诗芬看到他们两人，都软了不能动了，连忙起身拿了毛巾，先将软绵绵的阳具

擦乾净，然後又跪在沉雪身旁，去擦她的阴户。

三个人在一场肉搏战之後，都变得有气无力。最後，诗芬将被子拉开，盖在三人身上，三人才紧紧拥抱着进入

梦乡。

由於彼此之间相敬如宾，这是个美满家庭，一直布满了和谐安乐的日子。

全文完